

理解古文的「次佳途径」

徐海清

学会一门外语,可直接阅读外文经典作品。此外,懂外语的国人,还可以借助优秀的中国古代典籍外译本,正确理解那些文言文写的经史子集。

如《世说新语》,其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亚东语文学系主任 Richard B.Mather (中文名马瑞志) 经 18 年之久的艰巨劳动,终于将这部名著全部译成英文,1976 年面世后,得到了中国学界和译界的高度评价。

1980 年,梁实秋读到马译《世说新语》后,对马瑞志能全译《世说》十分钦佩,写有书评《读马译〈世说新语〉》。文章说:“我个人才学浅陋,在世说中时常遇到文字的困难,似懂非懂,把握不住。”“翻译如含饭哺人,岂止是含饭,简直是咀嚼之后再哺人。所以我们读一些典籍有时如嚼坚果,难以下咽,但读译本反觉容易吸收。”“我个人对于世说颇有若干条感到费解,读了译文后再读原文,好像是明白了许多。”

他以《言语篇》第五十九条为例:原文有“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梁先生说:“何谓荧惑,何谓太微,刘(孝标)注、杨笺(指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均未加解释。马译交代得十分清楚。荧惑是火星,太微是帝座……在脚注中说明火星入帝座为凶兆,复征若干作者的研究资料。对天文星相一窍不通的人,读之当如开茅塞。译者嘉惠学人,类此者不胜枚举。”

6 年后,学者唐异明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评世说新语英译本》。他指出:“这种尽量忠实于原文而又明白的晓畅的译文不仅对那些想要领略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和精妙的西方读者大有好处。就是对于懂得一些英文的中国读者也不无裨益。”《世说新语》有些地方不易理解,若取马译本“对照同读,可以得到启发”。唐文也举了“荧惑入太微”的例子对马译予以褒扬:《“言语篇”第五十九条记简文帝登阼,荧惑复入太微事,译者引用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证实当时确实发生过那样的行星运动,使读者对《世说新语》记事之可靠得到一个坚强的例证,这更是历来注家没有办到而特别值得我们感谢的。”

前不久笔者又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读到了林行止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顺便一提”的一个类似的观点:

“香港有不少如笔者般对文言文不甚了的人,他们理解我国古文的次佳途径(最佳当然是请老师教授)是看符合‘信达’(是否‘雅’姑且勿论)标准的英译,因为英译者大都以现代英文解读,因此较易明了。看英文《易经》远比看原文易懂,相信是大多数人都有的经验。”

梁实秋是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而香港《信报》创办人、名作家林行止有“香江第一健笔”之誉,“才学浅陋”、“对文言文不甚了了”云云,都只能视为这两位先生的谦辞;但他们坦陈也有“遇到文字的困难”,“不明其意”的时候,并向我们指明了理解古文的一条“次佳途径”。

哲人卡尔·马克思精通多种外语。他认为,语言是生活斗争的武器。平心而论,外语这一“武器”对许多人来说不是必需的,但作为工具,能掌握一点肯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懂得一些外文(尤其是英文),不仅可以直接阅读外文著作,便于同“老外”交流,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本国文化。由此可见,学习外语和学好母语不是对立而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



如果说大名鼎鼎的“刑警 803”是上海公安最锋利的尖刀,那么,“803”一支队无疑就是这把尖刀上的刀尖。2012 年 5 月,刑侦总队一支队被国务院授予“特别能战斗刑侦队”称号。

一支队永远是忙碌的,因为全市的命案,以及绑架、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案件侦查都与他们有关,所有队员必须 24 小时待命,手机铃声就是“集结号”,案发现场就是第二个“办公室”。侦查员们的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抓捕时,面对一个个穷凶极恶的罪犯,受伤甚至牺牲都有可能;伏击时,遇到酷暑难耐、蚊蝇密布,也只能默默“潜伏”;搜寻时,要经常在垃圾堆里、臭水沟里寻找头颅和尸块;走访时,有时为了保密而不能表明身份,甚至还会被群众当成坏人……

寒梅已作东风信,梅破知春近。

三十年前,在江宏先生与我同学合办的《九天画展》上,我有幸认识了江先生。当他得知我喜欢篆刻印时,便看了我平时的习作,就知道我喜爱王福庵、陈巨来的篆刻。了解到我正在自学,还没有找到老师时,江宏先生爽快地拍了我一下,“跟我爷叔学,他是王福庵的人室弟子。”原来,江先生的爷叔——江成之出生于浙江嘉兴新塍的一个世代书香人家。父亲十八岁入泮。后弃文从商,能关心中邻里公益,蜚声于乡。其兄即江宏之父江辛眉,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有诗名。江老师少好书刻,在二十一岁时就拜在书法篆刻一代宗师、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的门下,二十五岁加入西泠印社。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请托江宏先生带我去拜谒江老师。

1984 年的春节,我来到江老师当时还在浦东的家,心情十分忐忑,老师会不会收我这个名不见经传、毫无基本功的初学者呢?老师听了江宏的介绍,并看了我带去的一本小的照片粘贴簿,里面贴满了稚幼的习作。老师仔细地一页页看,我的心不安地砰砰跳。为解我紧张状,师母端出一碗宁波汤团叫我用。一会儿,老师和蔼地对我说,你以后可以常来。话虽不多,然暖我五内。真是天赐良机,我喜出望外。由于圈内同道与我同名的稍多,便用沪语谐音“束谷(或穀)”来为作品落款。(因喜好太老师王福庵(持默老人)和陈巨来(安持精舍)的印风,就用“双持轩”来颜自己书斋。

刚进师门,成师便命摹习汉印,可参考资料为《伏庐藏印》《双虞斋印存》《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和《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等。成师从中遴选出一些工整完好的印例嘱为双钩、临摹,其要求是将双钩的稿子或临作的印蜕与原作比较,须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重合,方算合格。他说,好比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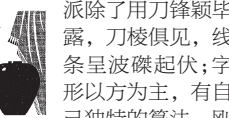
画画时的素描写生,先须形准然后神似,若一开始便只讲意临,追求所谓神似,对人是误人子弟,对己是自欺欺人。在成师的言传身教之下,我临摹了几百方汉印,实践中逐渐体会到:临摹汉印要注意章法平整、刀法光洁,笔

如沐春晖三十年

周建国

画可以比印谱(印刷品)上原作的笔画略微粗些,以去除印刷品的积累误差,从而更显精神饱满。

汉印的基础打下后,我便开始学习流派印。成师是当今印坛公认的浙派第一高手,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先攻浙派。此流派由四百年前的“西泠八家”之首丁敬所创立,很快就风靡了清代印坛。进入民国,在王福庵、唐醉石等重振了浙派雄风后,此流派更继承秦汉传统,接纳其他流派精华之宗旨。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先双钩、临摹西泠八家的代表作,然后再换字创作。浙派除了用刀锋颖毕露,刀棱俱见,线条呈波磔起伏;字形以方为主,有自己独特的篆法。刚开始创作时,字形把握不好,稿子总写得不舒服。成师特意为我设计了一个稿子,且已水印上石让我刻,印文是“雏凤清于老凤声”。成师的用意与期许让我铭记至今。



在成师的循循善诱下,我进步不断。成师鼓励我去参加全国性大赛,让实践来检验自己。记得第一次参赛是在 1988 年,作品获得“首届上海篆刻大奖赛”二等奖,得到一台 4.5 英寸黑白小电视机。从此信心大增。同年,作品又入选“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1990 年,加入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1991 年,作品获“西泠印社第二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优秀奖。1992 年,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1994 年,在成师的推荐下,又加入了心仪已久的西泠印社。从此以后,既有老师的耳提面命,又有艺术团体内同道的切磋砥砺,我左右逢源,因

而也取得了一点成绩。真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跟成师学刻印的时间长了,他的艺术思想让我耳濡目染。他常说: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是多样的,平稳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平稳中的细微变化,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工致间有些许率意,往往有点石成金的效果。借老子的话来引申:大拙若巧,大变若稳。我时时处处同古人、今人对话,是学习交流,取长补短;同自己对话,是反省自我,冲破自我,不断进取。深信我的篆刻里程,是功到自然成的道路。我以为篆刻艺术是程式化的艺术,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有了规矩,才成方圆;有了束缚,才想突破。我不是一个篆刻艺术的“创新”者,而是一个忠实守望者。守望着成师教我的一切,守望着浙派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近年来,我先后陆续创作完成、出版了几部印谱。著有《王福庵印学年表》《束穀印痕》《当代名家印谱——周建国卷》,编辑出版的有《印边随想——江成之谈艺录》《二弩精舍印谱》《退斋印寄》。自辑未梓的印谱有《束谷印痕》(六卷)、《双持轩印存》(十一卷)、《古今诗人咏名城印选》《养生处世佳句印选》《历代名人咏梅兰竹菊印选》《学古印稿》《云山堂新刻》等。今年,正值我拜师三

日前去俄罗斯,学到了一样本领:耐心。进关要耐心等待,宾馆入住要耐心等待,商店购物要耐心等待,路上堵车要耐心等待,乘地铁买票要耐心等待,到餐厅用餐也要耐心等待。

说到用餐,中国人都是中国胃,习惯了中国的饭菜,但既然来到俄罗斯,偶尔吃一顿俄餐也无妨,而且还充满期待。当传说中的俄餐端上餐桌,不免大失所望:几片面包一碗汤,再加色拉和肉肠。导游说,俄罗斯人对菜肴没有很高要求,喝酒真的是喝酒,下酒菜没什么,就是酸黄瓜、鱼干等。

晚上,从莫斯科乘火车前往圣彼得堡。冒雨赶到火车站,候车室已经陈旧,设施较差。更差劲的是站台,坑坑洼洼,雨中拖着行李登车,随时有可能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在上海展览馆大厅里的朗读会

很骄傲,我在一个记者的新闻照片里看到自己在书展闭幕的晚上,在大厅里朗读弗洛伊德时的背影。看了照片,突然想起我曾看到过的一张照片,是 1974 年一个外国记者拍的展览馆大厅,那是上海经历二十年后封闭后第一个世界机械产品展览会的照片,同样的角度。那时候我尚在少年时代的文学梦中,那年日后会做我书的日文书翻译中由美子来到上海做随团翻译,当然我们还不认识。

三十多年后,我在此大声读书了。此地从办各种海外机械展出发,走到今天,有个节日般欢快的书展,它慷慨地允许我在闭幕的最后一小时里,朗读深深影响了我的一个心理分析作品,一位老翻译家朗读傅雷作品以致敬,一位老演员以朗读普希金作品以致敬,没人规定朗读的作品,只说选你心仪的。也许这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展览馆的特点:辽阔的视野。那夜,我觉得自己真的为这一切骄傲。

十年,加入西泠印社二十年。回首往事,我所取得的一点小成绩,都离不开成师的谆谆教诲。为鼓励、鞭策我在篆刻艺术道路上坚持不懈,成师在他封刀之前,给我精心刻了一方大印:“糜视斋再传弟子”,边款曰“老成刻此,束穀宝之”。成师如今年逾九十,因十多年帕金森氏病的侵扰,在床上的时间多了,但他思维还是清晰的,我每次去请益,他都能指出我拙作中哪些字篆得不好,哪些印的章法不舒服等。三十年前,成师牵着我慢慢步入了印坛;三十年后,成师仍在叮咛着我如何走好艺术之路,这真是我的福分啊!



雏凤清于老凤声  
江成之篆 周建国刻



糜视斋再传弟子  
江成之作

被水坑里的污水溅湿裤脚。所乘列车已经老得掉牙,不仅车内硬件落后,徒有水龙头没有自来水;服务更是差劲,列车员除了检查火车票,不提供任何服务。更让人揪心的是财物安全问题,虽然近年治安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但车厢

内结伙行窃案件经常发生,所以领队通知我们,晚上睡觉前,每个包厢的乘客必须自行在里门面用铁链把门锁住,以免盗贼入窃。每个卧铺包厢两张上下床铺,睡四个人,我们都没有准备铁链,就用绳子锁门。总算一夜太平,早晨 5 点到达圣彼得堡,提早了 20 分钟到站。大家在睡梦中被列车员敲门叫醒,匆匆离开车厢,真有点丢盔弃甲的狼狽样。

俄罗斯小偷很多,而且很守时,每天上午 10 点“上班”,下午 5 点“下班”。他们特别爱找亚洲人面孔的偷,最喜欢偷中国人,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比较习惯身边放大量现金。除了现金,俄罗斯小偷特别爱偷价格不菲的照相机镜头。他们不仅眼光专业,关键是行窃的动作更专业,他一碰你,一秒钟内就能把镜头从你的照相机上拆下来扬长而去。

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复苏,现在 75% 的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于是便有了下列说法:俄罗斯人一生要完成三件事:小时候看马戏,成年了欣赏芭蕾,晚年朝拜东正教圣谢盖耶夫镇的修道院。宗教信仰有约束,目前俄罗斯离婚率 50% 以上,所以一般都不敢在教堂结婚,因为在教堂结婚信誓旦旦,结婚后就不便离婚了。

十日谈

警界群星谱

所限,难以突破。2012 年 4 月,在科技加合作的新侦查模式下,侦查员发现了凶手的痕迹,并循线追踪,将隐藏多年的艾红光抓获。

2013 年,一支队更是与崇明刑警联手,在案发 27 小时后即查明死者身份,30 小时后锁定重大嫌疑人,36 小时后抓获涉案全部犯罪嫌疑人,快速攻破了一起手段残忍的杀人案。

在奋力破案的同时,一支队也在拓宽服务渠道,增进与人民群众的“亲和力”。除了常规的案件回访外,他们还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谱写着人间大爱,收获了不少感激,其中甚至还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亲属。2010 年夏,一支队侦查员在办案中发现了杀人凶手、“90 后”冯某漠视生命,敌视社会,抵触心理严重。经了解后方知,原来冯某自幼父母离

不纵,最终让案件真相大白。

2004 年,侦查员将在 1985 年做下 4 起入室抢劫杀人案的元凶顾满保擒获,19 年过去了,当年参战的汪栋明已从阳光小伙变成了微微谢顶的中年人,可让他自豪的是,最终还是

尖刀上的刀尖

方 培

他亲手把凶手送上了审判台!

另一起电击杀人案的侦破,时隔 31 年。1981 年 8 月,凶手艾红光用化名住进旅社,用电击方式抢劫杀害同室住客,随后又在嘉兴、上饶、九江等地作案多起。案发后,上海的侦查员们拎着煤油炉和干粮踏上了漫漫侦查路,南下北上,行程几十万公里,寻访近千群众。可惜由于当时条件

破案就是最大的为民服务。一支队拥有对暴力犯罪的强大“杀伤力”,先后破获过“江宁路工商银行抢劫杀人案”、“8·25 跨国走私枪弹药案”等一批大要案。

那天,闵行发生一起凶杀案。嫌疑人周某到案后,把所有罪行通通包揽下来,证据上也基本吻合。可是,火眼金睛的侦查员发现他在作案时间这个细节上有点小出入,于是死死咬住不放,并最终查明,原来这是一起离奇的“案中案”:周某确实到过案发现场,并见财起意,顺手牵羊偷走了被害人的财物,到案后,他觉得自己身上藏有被害人的手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索性自认倒霉、全部“兜”进;而侦查员经过反复调查,发现凶手另有他人,是死者的妻子指使情人杀害了亲夫。正是侦查员的不枉